

边缘与前沿

杨联芬学术论集

杨联芬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边缘与前沿

杨联芬学术论集

杨联芬
著

Margins as the Frontiers

Anthology of Yang Lianfen's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与前沿：杨联芬学术论集 / 杨联芬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2
(新人文丛书)

ISBN 978-7-5133-2488-5

I . ①边… II . ①杨… III .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华文化－文化研究－现代 IV . ①I206.6 ②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002935 号

边缘与前沿：杨联芬学术论集

杨联芬 著

策 划：陈 卓

责任编辑：陈 卓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周伟伟

版式设计：魏 丹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马汝军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660mm×970mm 1/16

印 张：31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18年2月第一版 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488-5

定 价：6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尤西林	吴思	吴祚来
张 柠	汪民安	李雪涛	陈晓明	邵 建
赵 强	单 纯	金惠敏	骆 爽	夏可君
黑 马	熊培云	敬文东	谢 泳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曲 辉
刘永祥	孙德辉	李志强	邹建成	张卫平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晓辉	赵姝明	袁本文	铁 军	秦志勇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尚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自序

十多年前出版第一部论文集时，以论文《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做书名。今天出版第二部论文集，本拟依循前例，以近作《“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做书名，但虑及题目有可能“敏感”，遂作罢。

《“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与孙犁一文，写作时间相距近20年，然而革命与知识分子话题，却一直是我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王林与孙犁，作为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文化人，1949年后又一起在天津共事，人生多有交集，性情与文学成就却大相径庭：王林做文化官员，孙犁当报社编辑；王林虔诚紧跟形势，却终生焦虑于政治不正确，至死未圆文学梦；孙犁素心宁静，固守书斋，在几近病态的“慎独”中完成了自我实现……二人的文学成就及文学史地位悬殊，然而，作为革命理想的真诚追求者和革命文学的虔诚实践者，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却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可作为理解和分析革命文化与文学的标本。孙犁与王林，既有“互文”关系，这两篇论文，也前后呼应；两次写作所经历的艰辛，也颇相似。以这两篇论文做我两个时期研究的代表，不亦天意乎！一些细心的朋友看到，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有一贯性，但写作风格却有较大改变。此间的变化与差异，见证了我求索与成长的履迹。

本书所收文章，多为最近十年的心得，除孙犁与沈从文两篇外，均未曾收录过。孙犁一文，发表于19年前，它的不足一目了然，但该文至今仍常被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引以对话与讨论，因此接受责编建议，略加修订再次收录，有希望相关问题继续讨论的用意。沈从文一篇，原文曾生硬套用

“理论”，被王富仁老师批评过；此次删去理论套语，并做了一些修改。沈从文研究的热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降，这绝不是简单受什么思潮影响可以解释的。沈从文的话题始终在吸引我，但我却一直在起点延宕，浅尝辄止。留此印记，以自鞭策。

本书主题相对集中的，是有关女性和性别研究的系列论文。十多年来，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以女性和性别为视角反省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思潮上。女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近二十年间已产生了相当多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但开拓的空间仍然很大。晚清以来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兴替浮沉，呈现了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坎坷与局限，也证明女性主义绝不仅仅与女性有关。这部分论文，反映了我的努力，也留下了不成熟的足迹。这些锱铢积累的思考，在新近出版的专著《浪漫的中国》中，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论文集中还有一部分文章，以随笔为主，有的在报刊发表过，有的则只是偶然的演讲，随意而肤浅，原本不值保存，但陈卓先生却极力主张收入，认为不拘形式的鲜活文字，往往有更多的个性流露，对于读者来说，也许更有趣味。于是这些文章被收录于本书第三、第四部分。

与上次一样，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主要是对自己一个时期的学术行止做一番回顾与总结，故不必为其良莠不齐的杂乱无章捏造理由。但对于任何针对它们的批评与指教，我都极其诚恳地欢迎和感谢。

这些年来，我在学问路途上的点滴进步，莫不与众多师友的热忱指教、鼓励和支持有关。书中文章，大都曾得他们认真阅读、指谬和推荐，有些是在他们主持的会议、主办的论坛或编辑的刊物孕育、成形和发布的。学术生涯最幸福的，莫过于始终有这样一些师友，以其纯正的学术与人品，做自己的楷模与同道。学术的魅力也在于，它所维系的，是一个以理想为核心的价值世界，与利害无关。

最后，感谢人大文学院为读书人提供一方土壤，鼓励耕耘，不问收获。是为序。

杨联芬

2016年8月2日于京西花园村无为居

目录

自序	001
----	-----

辑一 经典与名家

“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 ——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	003
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	038
道法自然：沈从文的生命哲学	064
“归隐派”与名士风度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	081
《小团圆》：张爱玲的“忏悔录”	102
胡适鲁迅女性叙事的两个维度	128
重释鲁迅《离婚》	141
暧昧的复调——老舍《离婚》新论	151

辑二 女性与社会

“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	163
“社交公开”中的性别矛盾与恋爱思潮	194
“自由离婚”：观念的奇迹	220
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	239
女性与革命 ——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	261
“娜拉”不走怎样	287

“娜拉”走后：弃儿创伤与解放的难题	295
“解放”的困厄	310

辑三 历史与现场

回到现场，重构历史	323
“走出”之后的“返回”	331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338
晚清女权话语与民族主义	346
谈谈清末民初的新女性	366
回望“五四”	384
浪漫的中国：一种文化视角的考察	397

辑四 闲谈与杂说

常识与洞见	413
读木心《文学回忆录》有感	416
母语还是翻译？ ——谈海外华人文学的写作语言	419
如何言情	422
成长创伤与家族史书写 ——谈张爱玲自传小说《雷峰塔》与《易经》	426
以史为鉴，捍卫记忆	432
革命·历史·小说 ——与黄子平老师对谈	437
无力的抒情 ——在线理群老师演讲前	459
小议钱锺书	462
路翎与知识分子的“忏悔”问题	465
也谈“闺秀”	468

辑一 | 经典与名家

“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

——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①

王林《腹地》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早表现抗战的长篇小说，初版因有违《讲话》精神而被禁，历经三十年完成的修改本则因对《讲话》亦步亦趋而遭读者冷遇。本文通过《腹地》两个版本的对读，结合史料，探究《腹地》修改与命运的戏剧性和悲剧性，呈现当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在“辩证”逻辑下被意识形态赋予的强大权力，以及“红色经典”创造的艰难与悖论。^②

一、初版难产

《腹地》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早表现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时值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实行规模

^①本文最初应李力、Rosie Roberts邀请为2014年7月在昆士兰大学举行的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hina's 'Red Classics'研讨会而作，评议人田晓菲对初稿提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发表于陈子善先生主编《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作了校订。冉淮舟先生曾为我提供全套王林文集及王林《文革日记》，并为我订正了文稿中几处有关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概念。王端阳先生提供了《腹地》初稿手稿（仅存下半部）复本及尚未全部公开的《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初稿曾得到洪子诚、刘纳、黄子平、程光炜、李双、郭建玲、严靖等多位师友的修改意见；文章修改或发表后，蒙孙郁、杨慧林、王德威、陆建德、方维规、丁帆、王尧、张清华、郜元宝、吴敏、张均、鲍国华、李拉利诸先生阅读并给予肯定。邢洋、刘润涛、王超然曾帮查证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②“红色经典”一词产生于1990年代，这一命名至今仍有较大争议。本文对此概念暂不进行理论界定，只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借用，指20世纪40至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

空前的五一大扫荡。^①作者王林以历史见证人的使命感，“像准备遗书一样”，完成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纪实性长篇小说。^②

冀中解放区诸作家中，王林资格可能最老，而《腹地》创作时间也早于被视为红色抗战经典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从作者“出身”和作品“题材”看，《腹地》无疑具有“红色经典”最纯正的血统，因而有人称其为“抗战文学红色经典的先行者，或首创者”^③，亦不无道理。^④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腹地》不幸过早“出局”，因此在2007年《腹地》初版本重印之前，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史专著，均无关于王林和《腹地》的记载。^⑤

1945年抗战胜利，王林挖出埋在地下的《腹地》手稿。当时，为配合即将全面开展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各解放区正以政治动员方式大力鼓

^①1942年春夏，日本侵华部队华北驻屯军发动对冀中最大的一次扫荡，因大扫荡从五月一日开始，故史称“五一大扫荡”或“五月大扫荡”。

^②王林（1909—1984）原名王弢，笔名偶闻，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旁听沈从文课并在沈从文奖掖下发表若干短篇小说。1931年加入中共并任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介绍黄敬（俞启威，1912—1958）入党，与黄共同创办海鸥剧社，图书馆员李云鹤（江青）受邀加入演戏并与黄恋爱。1932年王林因学潮被开除，1935年参与一二·九运动，1936年作为东北军中共地下党员参与西安事变，其表现西安事变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和《火山口上》曾名噪一时。七七事变后随东北军回到其老家河北，在吕正操任司令员的人民自卫军（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任火线剧社社长、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创作话剧和小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冀中区党政机关精简三分之二人员后，往西部山区撤离，“减下来的人员分散下去与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297—299页）王林本不在精简之列，却主动选择留下，“这正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事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作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王林自述，见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③刘绳《王林——冀中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王端阳编《王林百年纪念文集·被遗忘的王林》，31页。

^④解放区文学中描写抗战的长篇小说有马峰、西戎《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写作时间均晚于王林《腹地》，但它们出版都比《腹地》早。《吕梁英雄传》1945年在《绥晋日报》连载，1946年出版单行本；《新儿女英雄传》1949年5月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

^⑤在已有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和专书中，注意到《腹地》的，目前只看到两部：刘增杰著《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00—201页），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94页）。正如洪子诚、黄子平等学者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具有将当代文学“正典化”的权力与功能。《腹地》因长期未进入文学史叙述的视野，因此无缘问鼎“红色经典”。

励文艺创作，^①《腹地》似乎正逢其时。孰料延安同行阅读后，认为“暴露黑暗”和人物塑造“不典型”，出版遂被搁置。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王林还在焦急等待“上面”首肯。是年9月，在周扬点头、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黄敬直接关照下，修改后的《腹地》得以出版。该书初版一万册很快售罄，1950年2月又加印一万册。当时北平、天津刚刚解放，旧有的文学市场格局尚未改变，在没有任何宣传、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前提下，不到半年加印至两万册，可算畅销。^②然而第二次印刷不久，《文艺报》两期连载副主编陈企霞署名文章，认为《腹地》“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的缺点”^③，由此，《腹地》很快被下架。历史的吊诡在于，《腹地》出版前和下架后若干年间所遭遇的，都主要是来自“内部”的批评，除陈企霞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外，并未被公开批判，然而却一直没有咸鱼翻身的机会，情形有点像“安乐死”。^④为此，50年代初王林曾数次请求对这部小说公开讨论，甚至越级上告，然而得到的是“没有什么争论”故“可不必讨论”的冷处

^①参见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文艺工作的三个决定》，《晋察冀日报·增刊》1947年5月10日，第7期。《王林日记》（未刊）1946年5月22日记载：“张庚、贺敬之、李冰等来冀中下乡找材料。……他们说中央局最初[近]拨巨款专做文艺出版事业。”

^②陈企霞1950年5月批判《腹地》时，也承认“广大的读者用了很大的兴趣来欢迎这样的作品”“从我们目前的文学水平和读者广度上来说，证明这已是一部不应漠视的读物”。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期。

^③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期。

^④《腹地》虽然未公开被禁，但被《文艺报》点名批评，即等于被禁。建国之初的文艺批评语境是“批评等于审判”，作家一旦被报刊点名批评，作品即宣告死亡（张均《19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3期）。1956年至1957年“百花时代”短暂鸣放期间，很多作家对此强烈控诉，意见和感受非常接近，如“出版和发行部门见到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书受到《文艺报》的批评，就奔走相告：某作家挨了批评、赶快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阁，打入冷宫。从此，受批评的著作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被批评的作家的稿子也就没有出路了”。（吴奔星《我所希望于〈文艺报〉的》，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12期）“一个作者的作品受到批评，特别是受到‘权威’的报刊的‘权威’人士的批评之后，常常有两种结果：其一是作者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其二是有一种气氛，不允许他抬起头来。……有些报刊从此不再发表他的文章了；有些出版社从此不再刊印他的作品了；如果他是一位教授或教师，学生从此对他失去应有的尊敬了；一部分相熟的人，也从此和他疏远了。”（渔樵《向前看》，原载《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王林此时也公开表达过委屈，认为党对战犯尚给予教育改造机会，“为什么文艺领导上对王林连战犯都不如了？”（王林《历史上的一点教训》，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1期）以上均引自张均论文。

理。^①

众所周知，新中国文艺批判的“运动”模式，自1951年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经过批胡风、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在5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其表现方式一般是高层主要政治人物明示或暗示（有时也由文艺界“自身”发起，往往是主动领会上意），《人民日报》或《文艺报》率先发难，然后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在一个时期内形成密集的同人批判，被批作家作品由此“自然”被宣布“死刑”。1950年代，遭遇这种命运的作家作品，先后有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宗璞《红豆》等。《腹地》出版时，文艺批评尚未形成规模化和制度化，而《文艺报》对《腹地》的批评，前后统共只有两篇文章，除了1950年陈企霞的那篇，便是1956年侯金镜为批判陈企霞而做的一篇。^②也就是说，《腹地》的被“禁”，发生在建国以后组织化和运动式文艺批判之前，它因迅速下架而不曾“声名鹊起”，却也因未被公开批判而不曾“声名狼藉”，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它因“无名”而未能进入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视野。然而，不可思议的是，1980年代初，当一大批十七年或“文革”时期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家重新“归来”、作品重获“解放”（“重放的鲜花”）时，曾经满腹牢骚、好几次“越级上告”的王林，却没有丝毫“平反”的欲念，而是继续已进行多年的修改。^③《腹地》既被王林视若生平最重要的作品，争取改好重新出版，便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精神诉求。“文革”初期外面已很喧嚣，王林内心萦绕的，还是《腹地》

^① 《王林日记》1954年1月27日记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秘书室给他的回复：“你的《腹地》是曾列入小说散文组七八月份的计划中，但当时文代会开会在即，小说散文组着重组织了《三千里江山》的讨论后，便没来得及讨论《腹地》，后来在文代会前后曾广泛征求了关于讨论内容的意见，曾有一些同志提出：《腹地》没有什么争论可不必讨论。”当年下半年，情况好转，丁玲私下对《腹地》颇有赞扬，作协也曾开会讨论《腹地》（见《王林日记》1954年11月12日、12月26日），这可能与当年苏联文学“解冻”思潮有关。但1955年批判胡风气氛升级，1957年“反右”，运动接踵而至，《腹地》问题不了了之，王林亦不再心存幻想，转而思考修改问题。

^② 侯金镜《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陈企霞对它的批评》发表于《文艺报》1956年第18期，主要是批陈企霞，客观上为《腹地》讲了好话，但王林认为其不得要领。

^③ 这可能与王林一直被“优待”有关，《腹地》被批评后，他的政治生命并未受到影响，一直担任河北省或天津市文联副主席。

的具体修改方案。^①1984年小说终于改讫交付出版社，王林也因病去世。这部贯穿作者后半生三十年时间、在痛苦自省中为达到“正确”的标准而不断内省、孜孜矻矻重写的小说，出版后却遭到来自读者的冷遇。^②1985年修改本，删改章节过半，内容面目全非。《腹地》的悲剧性在于，其初版因不符合《讲话》精神而被禁，1985年版却因对《讲话》精神亦步亦趋，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语境中，再一次因不合时宜而被弃。

近几年来，随着《腹地》1949年版的重新“发现”，以及《新文学史料》上有关王林日记、王林“文革”交代等历史材料的陆续披露，这部被遗忘的小说及其长达三十年修改的隐秘过程，才逐渐为人所知，并引起当代文学研究界注意。^③《腹地》作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中较早专门叙述革命历史而未能跻身“红色经典”的个案，不排除其自身艺术尚不完满，然而它从文学史上“消失”的命运，却体现了50至70年代文学所普遍面临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境遇，并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折射了当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在“辩证”的逻辑下，被“政治”所赋予的强大权力。

^① 王林《文革日记》1966年6月6日，关于《腹地》修改的设想和反省，就有2000字左右。

^② 《腹地》修改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印数11万册。笔者就该书的借阅情况，调查了北京几所图书馆。北京高校图书馆的借书方式，大约在2000年以后逐步实行条形码扫描登记制度，此前为传统卡片式，读者借书时，在插于扉页小纸袋的借书卡片上填写姓名等信息，图书馆盖当日借书戳保存；还书时，图书馆在卡片及贴于扉页的“期限表”上盖戳收讫。现有调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历史数据保留最完整：该书北大图书馆共藏单册4本，自1986年购入至今，总共被借两次，分别为1986年和1992年，实行条码扫描后无借阅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单册2本，没有保留历史借阅数据，但2本单册借阅卡片和期限表均为空白；扫描借阅历史数据，因系统升级，只有2011年至今数据，共借阅4次（本人2次，本人2位学生各1次，均为近期教学研究所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单册1本，借阅卡片和期限表空白，扫描借阅历史数据暂未取得。国家图书馆藏单册2本，2003年以来借阅历史记载为0。根据以上情况，《腹地》1985年版没有引起读者兴趣的判断，大致可以成立。

^③ 2010年出版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将王林《腹地》列为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首篇。有关《腹地》的研究，近几年陆续有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董之林《“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以〈腹地〉再版为关注点》、刘卫东《王林：解放区作家的另类写作》、闫立飞《〈腹地〉：历史的“原生态”想象与再现》、曹霞《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等。